



系列之《奇点三部曲》

# 隐 敌

钟拓奇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系列之《奇点三部曲》

# 隐 敌

钟拓奇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敌 / 钟拓奇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55-0518-3

I. ①隐…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7077 号

Copyright © 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 隐 敌

---

作 者 钟拓奇  
责任编辑 雷燕青  
文字编辑 薛 莹  
排版设计 高 阳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518-3  
定 价 32.00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序一

清晨的阳光透过轻纱般的薄雾，淡淡地洒在坎布尔寺宁静祥和的小院中，悠扬的钟声穿过周围低矮的围墙，回荡在青藏高原大山里小寺所处的山谷间，给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大地增加了一丝古朴、一丝苍凉。

这是一座很小的喇嘛庙，它三面环山，正面面对着微波荡漾的卡卓雍错湖。微风吹过湖面，吹皱了坎布尔寺在湖面上的倒影，湖光、山色、喇嘛庙，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美丽画卷。

寺庙完全是木头建造的，屋檐上雕刻着的精美图案已经变得斑驳不堪。透着朱红的大门和柱子也有些残破，甚至连庙内供奉的地母金刚，金身上也有些暗淡无光。

即便如此，诵经的喇嘛们却依然虔诚。他们穿着紫红色僧裙，披着紫红披单，敲打着手中的法器，双目微闭，认真地做着每天必做的早课。

殿堂内低沉的诵经声伴随着淡淡的松香在寺庙里回荡。大殿的门外站着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传教士打扮的他显得有些不耐烦，他已经在门外站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些异教徒，怎样才能让他们知道神的启示呢？”他手里捧着厚厚的黑皮封面圣经，脖子上挂着银质十字架。一头金色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殿堂里诵经的红袍喇嘛。

这位传教士来自欧洲。经过一路艰苦跋涉，他来到了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不料却因为语言障碍和诸多原因，传教的工作千难万难。虽然当地的喇嘛对他十分热情，可是天天看着这些异教徒对一些佛像顶礼膜拜，他心中不免生出些感慨：

“万能的主啊！请宽恕这些无知而愚昧的人吧！”传教士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他不想再看这些喇嘛诵经，便转身离去。

坎布尔寺是一座双层楼建筑，楼下的正殿供奉着智行佛母，也就是喇嘛念经的大殿。偏殿则供奉着一尊奇怪的佛像，那尊佛像眼睛凸出，红袍下面露出一片片犹如树皮一般的皮肤，而且闪烁着漆黑的亮光，显得极为怪异。传教士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这尊佛像到底是哪一尊菩萨。至于二层楼上到底有什么传教士也不知道。他起了好奇心，顺着木板做成的楼梯一步步朝二楼走去。

陈旧的木板在传教士的脚下发出一阵阵似乎不堪重负的“咯吱、咯吱”



的声响。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把脚步放缓，踏上了二楼的走廊。

走廊的右侧是三间低矮狭小的房间，其中位于正中的一间，门竟然是敞开的。传教士顺着走廊走过去，侧身往屋内看去。

房间的窗户紧闭着，里面显得有些昏暗，阳光穿过门口，只照亮了门前的一块地方。传教士隐隐约约地看到屋内放置着一个半米多宽的桌子，他下意识地往前迈了一步，走进了这间狭小的房间。

屋里有一股陈旧的木头味道。传教士四下扫了一眼，屋里打扫得十分干净，整间屋子里只有一个黑色供桌。供桌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制成，黑黝黝的颜色似乎将所有的光线都排斥在外。

传教士心中暗暗奇怪，想仔细看一下。他只向前走了一步就忽然怔住了，原来在那黑色的供桌上，还有一个四方形的黑色板状物。

这个板状物形似一块古砚，又像一本书，看起来普普通通，却给人一种十分怪异的感觉。

“这是什么？”传教士伸手把板状物从供桌上揭下来想细细打量，只是屋内光线昏暗，他看不出任何端倪。他只知道这东西在手中颇是沉重，还给人一股冰凉的感觉。

传教士心中奇怪，他走到门外，在走廊上借着阳光仔细地观察起来。

墨板是黑色的凝脂状，样子跟黑玉有些相似，不过传教士知道这东西并不是黑玉，而是一种他完全陌生的材料。他把墨板放到窗外射进的阳光和他的眼睛之间，一时惊呆了。

这墨板仿佛有生命一般，在阳光的照耀下竟闪现出一片怪异的黑色符号，符号犹如蝌蚪在墨板内部四下游动，组合出一连串的奇异文字。

传教士朝四周看了看，发现并没有人注意他，于是做贼般地将墨板藏进怀里。随后他又心虚地四下看了一眼，转身走下楼梯，急匆匆地朝寺外走去。

“上师！上师！”一个十五六岁的喇嘛气喘吁吁地从门外奔了进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焦急地说：“上师！墨砣不见了！”

坐在正中央的老喇嘛还没有说话，下面几个年轻的喇嘛已经骚动起来。老喇嘛睁开双眼，缓缓道：“别慌，大家出去找找。”

“是，上师。”几个喇嘛答应一声，急忙站起来就要往外走，谁知其中一个喇嘛动作忽然顿了一下，重重地一头栽倒在地上。

“师兄……你怎么了！”几个喇嘛大惊失色，急忙去扶他，却发现他双眼紧闭，已经停止了呼吸。

## 序二

世界各大势力一直都在努力追寻着外星文明。所有的势力都期盼与外星人建立联系，希望通过外星人带来的技术提升自己的能力。他们都坚信，美国之所以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军方得到了在罗斯威尔意外坠毁的外星飞船。从那以后，美国的军事和科技迅速发展，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三名科学家通过观测遥远的超新星，发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而造成宇宙加速膨胀的动力，则来源于暗宇宙的暗能量。

这一发现使三名科学家得到了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他们帮助人类开始揭开暗能量和暗物质的神秘面纱。

“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光物质的世界，或者说是光太世界，但是，光物质和光能量只占了整个宇宙的百分之四！而剩余的百分之九十六，则是无穷无尽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暗太世界。庞大的暗能量推动着宇宙的膨胀。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利用到这些暗能量，那么，我们的科技将会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1年10月，青藏高原上并不知名的坎布尔寺一代活佛喀达圆寂，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人知晓此事，可是当活佛的遗言被公布于世后，却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喀达活佛的临终遗言里提到，在上世纪30年代，坎布尔寺曾经丢失过一件神秘的东西，而根据有关方面确认，这件东西竟然跟各国一直苦苦追寻的外星人有莫大的关系。事情传出后，各国秘密势力蠢蠢欲动……

南美，安第斯山脉。

这里是位于智利与玻利维亚交界线附近的山区，山脚下是安第斯山脉上生长的阔叶林，这里的面积虽然比不上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但是其中的凶险却犹有过之。

关凯一动不动地趴在茂密的灌木丛中，他把枪口小心地隐藏在草丛之下，谨慎地盯着自己奔来的方向。他身上的丛林装已经被划破多处，脸上的泥水顺着他刚毅的脸庞缓缓流下，悄悄滑落到他的领口。

清脆的枪声和杂乱的脚步声从左侧的丛林中传了过来，声音越来越近，关凯能清晰地听到有人用当地的语言大声吆喝着。他握紧手中的冲锋枪，心里想，不知道敌人是不是都被引过来了。他到现在还在纳闷，这群人到底是



从哪里冒出来的，竟然像预先知道一般袭击我们的营地！

想到这里，他又不由得有些庆幸。幸亏他当机立断，一个人将这些家伙引开，若非如此，一起到南美的研究小组就怕凶多吉少了。

不知道王贵华那边怎么样了，看来组织上要找的东西不在南美。关凯想到这儿，又微微有点儿抱怨。他跟王贵华和队长一向合作得很好，可这次为什么偏偏要将他们分开？关凯实在是有点儿想不通。

武装分子已经逐渐顺着关凯制造的假象往前面走去了，他暗暗舒了口气，忽然觉得身子下有一点儿不对劲，他低头一看，原来他趴下的地方，正好是一个动物做的窝，里面几个白色的蛋已经被关凯压碎。

不好！关凯脑子中刚闪过这个念头，一只山鸡便扑棱棱地从树上扑了下来，劈头盖脸地冲着关凯啄了过去。山鸡的动作惊动了走在最后的一个武装分子，他好奇地转过身来，却正好看到关凯正对着他的枪口。

“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关凯一个点射后，头也不回地朝密林深处奔去。在他的身后，无数子弹犹如狂风暴雨般地朝他追赶着……

非洲，利比亚。

自从2011年利比亚强人卡扎菲死后，利比亚的局势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各国对利比亚关注有加，一方面是为了利比亚日产六十万桶的石油；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传言说，这里有和外星人联系的通道。

卜雷加是一个位于利比亚苏尔特湾内的港口小镇。城镇里的居民早已经习惯了动乱，即使是白天，很多人也安静地待在家中，所以小镇的街道上行人稀少，街边一些重要的地方都垒起了简易工事。不时有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巡逻经过，他们沉重的脚步声给这个戒严的城市增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息。

就在其中一间民房的地下室中，王贵华正紧张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他的眼睛紧紧盯着电脑的屏幕，双手不时敲打着键盘，仔细地分析各方面传来的杂乱无章的信息。屏幕上的蓝光映在他凝重的脸上。

“这已经是第五批资料了，可是却依然没有那件东西的消息。”王贵华显得有些焦躁，他再次调出一个资料库，喃喃道：“这个东西，难道不在利比亚吗？”

## 篇一 拆迁

### 章一

夜幕逐渐将整个开阳市笼罩起来，街道上闪亮的霓虹灯给城市披上了碎片似的霞衣，让一切显得有些光怪陆离。密布的彤云将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层层遮挡住，偶尔一阵轻风吹过，给开阳市的居民们带来了一丝深秋才有的凉意。

这是一片旧城改造区域。在几百年前的宋朝，这里曾经居住过一批漂泊到中国的希伯来人。但现在，已经再也看不到旧时的痕迹。

现在，这里是一片废墟，除了孤零零的两栋老房子矗立在平地上，整个改造区内已经被挖出了一个巨大的两米左右深的大坑，十几辆黄色的推土机安静地停在坑内。

大坑的中间部分，是两栋二层的楼房。建筑商给他们留了一条两米多宽的道路。这道路在两米多深的坑里远远看上去像一条土坝，把围着这两栋楼的一小块空地连接到三十多米开外的主街道上。

这两栋楼房是这里最后的两家拆迁钉子户。由于赔偿协议迟迟不能达成共识，这两户人家已经在这里抵抗了数月之久。四周的居民早已跟开发商签订了拆迁合同，原先的房子已经拆完，可这两户人家却似吃了秤砣铁了心，根本就没有丝毫想搬走的意思。

由于强拆往往导致群体事件，这里的开发商并没有动武。但这两户人家似乎觉得开发商好欺负一般，竟然越闹越欢，指望得到他们心理上的价位。

现在正是吃过晚饭的时间，拆迁现场聚集了不少来看热闹的闲人。尤其当那个钉子户将自家的煤气罐抱出来放在屋顶的时候，下面的人群更是指指点点，没有人上去劝说。

人群中还混杂着几个身穿土黄色制服的城管，不过他们只是点着烟蹲在一边冷眼旁观。每天的这个时候，这个女人都会跑到房顶上，或拿一把菜刀，或持一根棍棒，大声叫嚣着“不满足条件我就和你们拼了”之类的话。这种事情他们已经习惯了，只是今天她把菜刀和棍棒换成了煤气罐而已。

在这里看热闹的人们都知道这个女人只是想从开发商那里多捞点儿好处而已，若是有人上去劝说，她更会得意起来，卖力地展示那一套视死如归的表演。



有人在喊：“点起来呀！点起来呀！”

“折腾什么呢！”人群外一位身穿黑色夹克的中年人操着京腔自言自语。他这次到开阳来还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东西，有些泄气，心里想：自古开阳市就号称古玩之都，现在却看不到正儿八经的古物了。

他正要离开，却看到那撒泼的妇女竟然真的高举起一把打火机，煤气似乎“啞啞”地从她左手环抱着的浅蓝色煤气罐口中冒出来。有几个城管想上去把她怀里的煤气罐抢下，但都被她手中的打火机给唬住了，不敢妄动。一个人在用手机打电话，似乎是在请求支援，而一些看热闹的人们正开心地起哄。

看到这一幕，中年人稍一迟疑，但仍然离开了。他叫尚平，是一位来自京城古董商。他无精打采地看着街道周围傍晚的景致，慢慢向自己住的酒店走去。

他的身影在路灯下时短时长，有轿车呼啸着从他身边掠过，轮胎摩擦路面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仿佛听到那个抱着煤气罐的妇女仍然在努力地嘶吼着。

## 章二

拆迁地向北大大概十公里的城郊，有一个很大的垃圾场。各类垃圾堆积在挖好的大坑中，只等着坑里被垃圾填满，这里才会被泥土掩埋。这块地方的空气中到处都飘荡着刺鼻的腐臭味，很少的几个路人经过时都忍不住掩住鼻子，匆匆离去。

没有人来这里，除了把垃圾运来的工人，捡垃圾的人，还有就是那些到处游荡的乞丐了。

垃圾场旁一个昏暗的路灯下，两个衣着破烂的乞丐正慢慢往不远处的桥洞走去。他们满脸灰尘和黑色的积垢，年长者手里还拎着一个大塑料袋，里边塞满了刚捡来的不知道是吃的还是用的东西。

他拍了拍右边看上去稍稍年轻，表情有些僵硬的人的肩膀，递给他一块干硬的馒头。“小弟，吃。”

被称为小弟的乞丐有些傻傻地笑了笑。他接过干硬的馒头，随手扔到路旁的垃圾堆里。

年长者笑骂了一句：“傻子，这是吃的，不是扔的！”他颤巍巍地走到垃圾堆旁将馒头捡了回来，毫不在意地擦了擦表面上的污秽，然后将馒头掰成两块，一块再次递给了小弟，另一块自己先啃了一口。



“还是有钱人好啊！”年长者看着不远处道路上的一辆白色轿车，眼中有些艳羡。“可惜，咱们两个一个老，一个傻，这辈子是不会有翻身的日子喽！”他把目光收回到身边小弟的脸上，心里叹息。

可他们并不知道，那白色轿车里的有钱人眼下的日子也不好过。他正对着电话气急败坏地大喊着。

“喂？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就反悔了？不是说好了过几天就去录节目吗？怎么就反悔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陈总，我女朋友来了，我是真的不能参加那个节目了，实在对不起！”

陈总压制着心中的愤怒：“你知道公司在你身上投入了多少。你再好好想想！你要知道，人无信不立！明天你给我答复！”

不等对方回复，陈总便挂了电话。他努力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车内有些燥热的感觉，他打开车窗，让秋日的凉风吹进。

“砰！”

一声闷闷的撞击声从前面传来，陈总猛然抬头，正好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疾驰而过，路边的一个乞丐被撞得飞出去。

衣衫褴褛的乞丐被高速行驶的轿车撞起两米多高，在空中一个翻腾，然后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中央，而轿车后面的一辆皮卡根本来不及刹车，从那个乞丐身上碾压而过。两辆车撞了人，竟然没有丝毫的停留，飞快地朝远处驶去。

“出人命了！”陈总身上瞬间出了一身冷汗，在这样的速度下，又是碾压而过，被撞的人几乎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他正想打电话给120，眼前却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

先被撞倒后又被碾压的乞丐竟然一骨碌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似乎被撞得有点昏昏沉沉，站在原地茫然地转了转头。然后，他朝肇事车行驶的方向狂奔而去。

陈总惊讶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被车碾过竟一点儿事都没有，还能跑得那么快，这家伙难道是钢筋铁骨？

他好奇心起，正想开车追过去看个究竟，却忽然发现路边还躺着另外一个身影。陈总仔细看去，原来还有一个被撞倒的乞丐。他趴在血泊里，一动不动。

救命要紧！陈总顾不得去追那个神奇的乞丐，他急忙拨打120急救电话，心里咒骂着那两辆肇事车。

### 章三

天色已经变暗，但聚集在拆迁现场的人数却并未减少，看上去足有百十号人。有些人站在施工队留出的那条土坝上，很多人围在钉子户的屋子周围，他们在议论着楼顶上抱着煤气罐的崔家大嫂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因为这次，拆迁队真的来了。

施工队打开了早就架设好的大功率探照灯，把四周照得雪亮。不远处坑里的那些推土机们也开动了，发出隆隆的轰鸣声。一些头戴白色头盔，身穿土黄色制服的城管人员正在奋力阻拦看热闹的人群，不让他们靠近那两幢孤零零的老屋。

这时，有人在人群中发出“啊”的一阵惊呼，原来在二楼楼顶抱着煤气罐的妇女又往墙边挪了挪：“她要摔下来了！”

人群受到了刺激，一下子沸腾起来。大家都仰起头盯着楼上的妇女，一时间叫嚷声、口哨声响成一片。

“崔家大嫂！不要想不开啊！”人群中有人一边大声喊着，一边使劲地挥手。

也有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人还嫌不够刺激，这时候也不忘起哄，扯着嗓子大喊：“再往前走两步！走两步！”

但是站在楼上的人丝毫不为所动。她依然一言不发地抱着煤气罐，冷冷地看着下面的人群。

看妇女这副架势，站在底下维持秩序的城管中一个队长模样的人走到门口，对站在那里的那个中年男人大喊：“崔老三！赶紧让你媳妇下来！”

被称作“崔老三”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木棒，堵在自家小楼门前，身后的铁门上挂着一把拳头大的锁，一人一锁牢牢把小楼守住。崔老三黑着脸，冲那队长吼：“就不下来！有本事你们上去！”

城管队长气得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说：“崔老三你疯了，万一你媳妇真把煤气罐炸了怎么办？”

“炸了大家就一起死！”崔老三态度很坚决，看来已经准备两败俱伤了。

正当人们吵吵嚷嚷围观着这对峙场面的时候，一辆轿车和一辆皮卡车一



前—后猛按着喇叭向老屋驶来。开车的司机保持着相当的车速，吓得站在外围的人们纷纷闪避。

最后见前面人实在太多，两辆车先后停了下来，十几个人从两辆车上走了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一米八五左右的壮汉，他满脸横肉，两只眼睛虽然很小，却毫不掩饰地露出两道凶狠的目光。

壮汉领着他的一干人马，沉着脸推开挡在前面的人群向前挤过去。人群被他推搡得东倒西歪，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吭一声。不一会儿他们已经站到城管维持的边界。城管队长一见壮汉来了，赶紧凑上前点头哈腰：

“李哥亲自过来了？你看这事儿闹的。”说着，他指了指还站在楼顶边缘的妇女。

壮汉叫李雷，无业，不过仗着表叔是市长的秘书，平日里集结了一群江湖朋友，维持着手下一帮小混混，是开阳有名的大佬。

崔老三一看李雷都来了，知道事情闹大了，握着木棒的手心里不由得出了一层汗。

李雷飞快地点点头，他先扫视了一下围在四周的人群，对城管队长说：“怎么回事？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干什么？不知道市长三令五申要低调处理吗？让他们都往后退五米！”

李雷一声令下，城管队长立刻对人群喊道：“都听到了没有！都往后退，还没吃饭的赶紧回家吃饭！”

其实不用城管队长说，人群早已经自动往后退出了几米。城管队长不由对李雷的威慑力暗暗喷舌。

李雷满意地看着人群让出来的一块空地，看了看老屋门口的崔老三，又抬起头看站在楼顶的妇女，他发现楼顶的女人也在看他。

一个衣着邋遢的男子挤进了拆迁现场的人群。

他不是别人，正是刚才被车撞倒的乞丐。他刚才追了车子一路，这会儿猛地停下，绕着李雷的车看个不停，不时还伸出手敲一下车身，仿佛在看一件极为稀罕的物件。半晌，他茫然地抬起头，看着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样。

看了足有一分钟，乞丐突然直挺挺地跳进大坑里，落地的时候膝盖竟然连个弯儿都没打。

看乞丐跳到坑里，一个城管队员鄙夷地叫道：“臭要饭的！快闪一边去，别在这儿添乱！”

乞丐听到声音回头朝土道上看，瞥到是个穿土黄色制服的城管，便像见

了鬼似的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不远处一辆推土机旁才停住脚步，再朝回看。

城管队员朝着乞丐的背影啐了一口痰。

李雷跟一帮城管站在小楼下，点了一根烟，一边抽一边对身边的城管队长窃窃私语。

人群见李雷来了，本以为好戏要上演了，谁知道他却是这么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让大家大失所望。不过李雷越是这样，崔老三心里也越是忐忑。

终于，崔老三忍不住了，走过去说：“李哥，这里不关你事，你不要多管闲事！”他的声音中有种不易察觉的颤抖。

李雷把烟头扔到地上，伸过脚去把烟头踩灭，然后抬头对崔老三说：“你们这些刁民啊，怎么就不懂得知足呢？开给你们的条件不好吗？别人都搬了为什么你就不搬呢？”

崔老三张了张嘴，哑口无言，只得叹气。

李雷把脸一沉，说：“把你媳妇叫下来吧！”

崔老三刚想说话，站在楼顶上的妇女抢先喊了起来，李雷的话她听得清清楚楚，她高声喊道：“李哥！你别瞎操心了！不给我每平十五万块我是绝不会搬的！想让老娘搬就得先弄死我！”说着，她把怀中的煤气罐高举了起来，引得楼下众人一阵惊呼，感叹这娘儿们的臂力居然如此之大。

李雷被妇女呛得没话可说，要不是表叔叮嘱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粗，他早冲上楼把崔老三的老婆给扒拉下来了。

一旁的城管队长见状配合李雷喊道：“苗丽！你这是坐地起价！你这破房子哪儿值那么多钱！你就下来好好谈吧！”

苗丽站在楼顶上，夜风吹着她蓬乱的头发，她把煤气罐放到脚边，哼了一声：“可是我对这房子有感情，你拆了它就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听这话城管队长气得直瞪眼，他有些气急败坏：“我看你就是对钱有感情！”

崔老三瞪了城管队长一眼，恨道：“有我们俩在你们谁也别想拆我的房！”

这时李雷夺过城管队长手中的仿制警棍，朝崔老三挥舞了一下，厉声喊道：“崔老三！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惹恼了老子有你们好看！”

崔老三也明白过来了，要想当钉子户就得软硬不吃，他腰板一挺：“你别吓唬我！谁也别想靠近我的房子！”

李雷还从来没遇到敢这么跟他说话的人，他阴鸷的脸上闪过一丝残忍。他一咬牙：“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到底搬还是不搬！”



话音刚落，周围的人群又传来一阵吵嚷，有人从外面挤了进来。来人是一个穿运动服的精壮青年，看年龄有三十岁左右。

几个城管一看有人要凑热闹，马上去拦住那人：“你干什么的？往外站！”

那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证件，往城管眼前一亮：“我是市刑警队的。”

## 章四

一名城管接过证件瞄了一眼，疑惑道：“战鹰？”

城管队长听到这名字转身走过来。他以前和刑警支队队长吃过饭，饭桌上见过战鹰。在这里见到战鹰有些意外。他从他的队员手中拿过证件，还给战鹰说：“是战鹰啊？你怎么来了？”

战鹰看了看楼顶上的苗丽，问：“怎么？还没拆完？”

战鹰爷爷的老屋也曾经坐落在这里，后来因为开发就被拆掉了。今天下班路过，看这里围着很多人，好奇心让他碰上了现在这一幕。

“是啊，还有两个钉子户。他们明显想借机发横财，太难对付了。”城管队长抱怨道。

战鹰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李雷，狐疑地问：“你们没有采取什么过当的行为吧？”他知道李雷的底细，他在这里，指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情。

城管队长连忙摆手说：“怎么可能？现在都是人性化拆迁，能协商的就协商，不会轻易动武。”

战鹰把城管队长拉到一旁，悄声说道：“那怎么李雷也在这儿？”

城管队长也压低了声音说：“你还不了解情况吗？是沈秘书让他过来的，主要是吓唬吓唬这些钉子户。”

战鹰点点头，转身对站在小楼前的崔老三说：“大哥，我知道你们不容易，但你看别人都搬了，你们也搬了吧。”

崔老三把脖子一梗：“别说了！不满足我们的条件我们绝不搬！横竖大家都要讲理！”说完，把头扭向一边。

战鹰见崔老三不听劝，又想去劝站在楼顶的苗丽。不料他还没开口，就听到身后有人骂了一句：“狼狈为奸！”

战鹰听出这是有人在骂他，但他又不好说什么。

谁知刚才那个声音不依不饶，接着说：“你们都拿了地产商的好处，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低价拆了我们的房，再高价卖出去，你们良心上过得去吗？”

围观的人群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已经签订了拆迁协议的原住户，他们听说还有人跟地产商死扛，都想知道钉子户最后如何收场。刚才苗丽喊出了每平十五万的高价，让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后悔搬得太早了。这会儿被刚才的声音一煽动，现场已经有些群情激愤。

有人喊道：“开发商太黑心了！还我房屋！”

有人趁机起哄，高举起拳头大喊：“宪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人群开始乱成一锅粥，说什么的都有。有说开发商不公平的，有说崔老三一家要吃狗屎运的，还有人开始唱国歌。

一看人群要失控，城管队长有些害怕了。群众是最难对付的，一旦被煽动起来，就是一起群体事件，他左右为难。

李雷早就看得不耐烦了，他大吼一声：“都别吵！谁再吵我让他趴下！”

他的吼声起到了作用。人群开始安静下来。他们把视线转向楼顶的苗丽，期待着下面发生些什么。

李雷见人群因为他的吼声安静下来，觉得很有面子，不禁更自信起来。他朝城管队长挥挥手说：“时间不早了，看来得想点特殊办法。”

有人听到李雷要用“特殊办法”，他们的热情又被调动了起来。有人开始喊：“城管要打人了！”

战鹰眼尖，他看到刚才说话的是躲在人群中的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男子见战鹰注意到他，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

战鹰拨开人群，朝男子走了过去。

男子见状慌了神，马上往人群外挤去。城管队长也看见了男子的背影，骂了一句：“妈的！是丁大林那个兔崽子！”

看到人影想跑，战鹰立即追上去。丁大林明显是故意煽动群众情绪，这样十分不利于和钉子户的沟通，他要制止这个人。

丁大林虽然鬼得很，但无奈挤在人群中，不容易移动。战鹰很快抓到了他的衣服。看躲不开了，丁大林马上摆出一副可怜的模样，解释说：“警察同志，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他们要拆我的房啊！”

“你的房？”战鹰疑惑地看丁大林。

“是啊！在后面。”丁大林指向崔老三家方向。

战鹰看向丁大林所指的方向：崔老三的房子后面还有一座相同样式的小楼。

丁大林和崔老三是邻居，也是这次拆迁中的最后的两家钉子户之一。丁大林在网上看到很多钉子户靠拆迁发了财，就鼓动崔老三跟他结成对子一起抗拆，好趁机敲地产商一笔。他跟崔老三商量好了，由崔家堵住城管，他在



人群中制造舆论给地产商施加压力，好逼地产商提高补偿款。

战鹰看房子的空当，丁大林的眼珠子转了好几转：“警察同志，要不是你在这儿，他们指不定干出什么坏事儿。尤其那个李雷，手段黑着呢！”

说话间，战鹰听到身后又是一阵嘈杂，还夹杂着惊叫声。战鹰心道不好，难道李雷动武了？他马上转身挤回小楼近前，发现原来刚才李雷趁他不在，让人把守在门口的崔老三给拽倒在地，一拳打晕了。

“你们干什么！”战鹰大喊了一声。

李雷不理睬战鹰，他从手下手中接过硬力虎头钳，走到门前一下便把锁在铁门上的大铁锁钳断。门开了，他带着一帮人冲了进去。

战鹰想上前阻止，但三个城管上前把他围了起来，拦住他的去路。

“你们干什么！让开！”战鹰大喊一声。

但是城管们没有听他的命令，他们的手紧紧箍住战鹰的肩膀。一旁的城管队长也只是看了战鹰一眼，跟着李雷钻进屋子去了。

李雷前脚踏进屋子，就听到一旁的偏屋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他脸上一笑，说：“嘿，没想到屋子里还有个小的！”

说着他走进偏屋，只见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正缩在墙角惊慌地看他，哭声也小了许多。

“来，别怕，跟叔叔出去。”李雷脸上堆出一个微笑。

小男孩并不领情，反倒更加惧怕似的蜷缩成一团，也不敢再看李雷。

这下子李雷火了，他从齿缝里挤出一句：“一家子都是一副德性！”说完他一把拎起小男孩，也不管他又大声哭喊起来，顺手推给身后的一个光头，命令道：“跟他爸一块塞到车上去，别在这儿哭哭啼啼的！”

光头接过小男孩，转身往屋外走。李雷反身回到客厅，顺着楼梯往楼顶爬去。

被拦在门外的战鹰看到光头抱着一个大声哭喊的小男孩从屋里出来，大声喊道：“你们干什么！放下那个孩子！”趁城管稍微迟疑，他摆脱肩膀上的钳制，朝光头冲了过去。

但还没等他冲到近前，斜刺里冒出一个膀大腰圆的大汉，一拳击向战鹰的脑袋。战鹰眼疾手快，身体猛地停住往后一闪，同时用脚踹向大汉的膝盖。

大汉被战鹰踢得一个趔趄，但马上又稳下身形攻击战鹰。战鹰迫不得已停住脚步，跟大汉缠斗在一起。

大汉是李雷带来的打手，周围的城管看到战鹰和大汉打了起来，只是在

一边看热闹，却没有一个上前帮忙。

光头朝几个城管一招手，几个人架起倒在地上的崔老三就往人群外面走。本来还挤成一团的人群一下自动让出了一条路，任由光头和城管带着崔老三和小男孩离开。

这边战鹰在体型上根本没有优势。他被那大汉逼得到处躲闪，一时脱不开身，只得眼睁睁看着崔老三父子被塞进李雷的轿车里。

崔家的双层小楼楼顶是一个平台，平日里用来晾东西，现在却成了苗丽给自己争取利益的战场。她在楼顶清楚地看到丈夫和孩子被带走，这会儿像一只愤怒的母豹，对着楼下叫骂。当她看到李雷爬上楼顶，一下转身把脚边的煤气罐提了起来。

“你要把他们怎么样？”苗丽的声音颤抖着，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害怕。

“我让他们去车里休息一下。”李雷摊摊手说。

“你把他们放了。”苗丽抖抖索索地握着打火机。

“可以，只要你们马上搬走！”李雷上前一步。

“别过来！”苗丽音调都变了，她的手颤抖着，“再往前一步我就要点火了！”

苗丽激动异常，眼睛里含着泪花。她又往后退了一步，不自觉已经站到房顶的边缘。聚集在楼下的人群看到这个情形，也跟着激动起来，各种声音从底下传上来。

李雷看着苗丽：“大嫂，你回头看看，你儿子在楼下看你呢！”

苗丽一听儿子，不自觉地回过头，可下面是一片黑糊糊的人群，哪有她儿子的影子。

说时迟那时快，李雷抄起地上一根手腕粗细的木棍，照着苗丽的脑袋就是一下。苗丽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连同她手上的煤气罐一起朝着楼下栽了下去。

事情发生得太快，楼下的人先是一愣，接着大家反应过来。有人喊：“出人命啦！”他们开始到处奔逃。混乱中不知道是谁又喊了一声“趴下！煤气罐要炸啦！”没有跑远的人们马上又伏倒在地。

过了半晌，不见有什么动静，众人才慢慢地站起身来。被苗丽当做武器的煤气罐已经滚出老远，这会儿正停在一个拿着马扎的妇女脚边。妇女用脚试探地轻轻踢了踢煤气罐，感觉有些不对劲。她弯腰把煤气罐拎起来。突然，她夸张地大笑起来：“哈哈！这玩意儿是泡沫做的，看把你们吓的！”